

欽定隋書

卷之十
二十六

隋書卷六十二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十七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帝旣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

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縑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五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卽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千戶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於法度韶嘗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旣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帥師趣河陽與大軍會旣至壽陽與高潁支度軍機無所壅滯及剋金陵韶卽鎮焉晉

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
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穉出藩遂能剋平吳越綏靜江湖
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絹五千
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
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
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
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是未用心耳韶對曰臣
昔在昏季猶且用心況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
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疇昔
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耳

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
入京勞敝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
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
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爲之立宅曰往者何
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
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
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
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卽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
幽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尤便
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

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渤海高潁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爲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昌國縣伯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

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
于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閣請見言於帝曰
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
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
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
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
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
帝怒使闔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高祖爲丞相加位開府
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邑二
千戶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庭諍面

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卽位每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爲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爲之寮佐于時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潁由是拜巖爲益州總管長史韶爲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如曹參相齊之意也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口以爲闔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爲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

嚴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
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
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思之嚴卒之後蜀王竟
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
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
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
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
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同歸于周寓居

京兆之新豐每以諷讀爲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絕晏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旣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內太守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吏民

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及踐阼徵拜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笞者于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邇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

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焉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三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駿之曰律令之行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已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

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
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
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閣內
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在時閣下聞之待其
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
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爲福致請乃釋之太
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
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
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
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直無敢至門者由

是請託路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無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郃陽縣公父茂周滄充二州刺史毗性剛褻頗有學涉周武帝時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平齊之役以毗爲行軍總管長史剋并州毗有力焉除爲別駕加儀同三司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邑四百戶遷武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爲侯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治書

侍御史名爲稱職尋轉太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旣出憲
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
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
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儁由此遞相陵奪每尋
干戈邊境畧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
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
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
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
祖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
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寮

震懼恐爲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縉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稍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立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季孫專魯田氏篡齊皆載典誥非臣臆說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

斧鑕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旣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毗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也煬帝卽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帝令吏